

孤月節，帝國軍臨時陣地。

卡斯帕爾與菲爾迪南特隨衛兵巡視過外部，一起返回軍營休息。

陽光正烈，兩人在樹蔭下喝水，喝到一半，卡斯帕爾瞥見樹上有隻赤褐色貓頭鷹。

牠花色普通，行為卻很奇怪，蹲在一根粗枝上，不斷偷窺底下，探頭探腦，畏畏縮縮。

「喂，菲爾迪南特，你看上面。」

「唔？」菲爾迪南特抬頭看了一眼。「喔，貝爾娜提塔的傳信貓頭鷹啊。」

「貝爾娜提塔？難怪跟她那麼像……哎，等等，你怎麼知道是她的？」

「我曾經寫了十封信給她，想說服她參加宴會，然後，這隻貓頭鷹帶了一封回信給我。」

「只有一封？」

「嗯，一封回絕信，內容可真是文情並茂到讓我拍案叫絕啊……沒想到貝爾娜提塔文筆那麼好！我忍不住問她是不是以後想當一名作家，而她並沒有否認！」

「作家？」

卡斯帕爾迷惑地歪了歪眉，搞不懂話題為何會轉到那邊去。

「作家整天窩在家不是理所當然嗎？再也沒人能笑她是家裡蹲貴族了！哈哈哈哈哈——！」

菲爾迪南特插著腰仰天大笑，笑聲驚動了藏身樹上的貓頭鷹。

伴隨清脆的擊翅聲，一支赤褐色羽毛緩緩落到他臉上。

「哇，逃得好快，當貓頭鷹太可惜了吧！」

卡斯帕爾驚訝地望著貓頭鷹咻地飛到走出主帳的皇帝面前，菲爾迪南特拿下臉上的羽毛。

「我也這麼認為！只要牠想，牠可以成為一隻老鷹啊！」

「不不不，要貓頭鷹當老鷹，還是有點困難的吧？」

另一方面，艾黛爾賈特認出貓頭鷹，舉起手臂讓牠降落。

「老師，貝爾娜提塔送來了信。」

進軍王國途中，亞修和貝爾娜提塔自願加入斥侯部隊，利用傳信貓頭鷹定期回報狀況。通常軍事情報會用軍隊的貓頭鷹傳遞，但貝爾娜提塔還是習慣使用自己的貓頭鷹。

「信裡寫什麼？」

貝雷絲挨到艾黛爾賈特身旁，後者臉頰微紅，下意識放輕了呼吸。

「我看一下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展信閱讀，原來是斥侯部隊發現前方森林有王國軍埋伏，貝爾娜提塔送來消息跟兵力分佈圖。

貝雷絲看著她畫的圖，思索了一會。

「準備出戰。」

「好，我去集合大家。」

艾黛爾賈特話音剛落，附近火堆傳出柴火爆裂聲，嚇得那隻貓頭鷹猛地振翅飛起。

牠原本停在艾黛爾賈特手上，這麼一驚，尖銳腳爪狠狠抓破了艾黛爾賈特的右臂——

「聖癒！」

無數光點如綿綿細雨交織落下，待光雨停歇，艾黛爾賈特低頭一看，臂上沒有任何傷痕。

治癒術施放得十分及時，連疼痛都來不及感覺到，傷口就被治好了。

艾黛爾賈特對貝雷絲的反應速度感到不可思議，撫著右臂，微微一笑。

「老師，謝謝妳。」

貝雷絲鬆了口氣，伸手摸摸她的頭。

「要感謝我的話，乖乖聽話待命？」

「那可不行。我不是說過了嗎？老師身邊才是最安全的……」

解決伏兵後，黑鷲游擊軍返回臨時陣地。

天空中不見半點星光，唯有一輪皎月照亮黑夜。

舊的一年即將過去，新的一年隨之到來。

這場戰爭無論由哪一方獲勝，季節流轉和生命循環都不會因此停歇。

貝雷絲前往後勤處領回修好的必殺斧，沐浴在亙古不變的月光下，踏入皇帝主帳中。

「艾黛爾賈特，妳的……」

她的聲音戛然而止。

似曾相識的場景再次發生，艾黛爾賈特坐在辦公桌前，單手支著頭睡著了。

她已換上輕便舒適的睡衣，面前擺著一本書。

艾黛爾賈特睡前習慣看書，看著看著便不小心跌入了夢鄉。

貝雷絲唇角微勾，悄悄放下武器，伸手抱起她。

體重比預想還輕，而且她每天跟自己一起鍛鍊，身體還是很柔軟——

並非嬌弱易折的綿軟，而是蘊含力量的柔韌。

艾黛爾賈特不僅是一名皇帝，也是一名戰士，無數次在貝雷絲指揮下英勇地衝鋒殺敵。

貝雷絲將艾黛爾賈特放到行軍床上，坐在床邊，仔細幫她調整枕頭高度。

床上沒有棉被，照例摺疊整齊收起來了。

貝雷絲看向床腳的收納櫃，正準備起身去拿，衣角忽然被人拉住。

艾黛爾賈特睡迷糊了，出於本能地抓住身旁氣味好聞的溫暖物體。

半夢半醒間，她認出貝雷絲，開心地揚起一笑。

「啊，老師……」

「我去幫妳拿棉被過來。」

「？」

艾黛爾賈特迷茫地望著她，似乎不能理解她在說什麼。

貝雷絲再度起身，卻見她還是緊抓著自己不放。

「不、要。」

貝雷絲莞爾一笑，正想轉身摸摸她的頭，艾黛爾賈特將額頭抵上她後背。

「不要……走。」

一股微熱隔著衣服滲了進來，貝雷絲愣了一下，回身摟住她。

「艾黛爾賈特？」

「求妳了、我求求妳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將現實當成夢境，不斷哀泣著請求夢中人。

「請妳……留下來……」

「嗯，我不會走的。」

「不要、消失……」

「好，我答應妳。」

貝雷絲抱著她輕聲安撫，被落進懷裡的眼淚燙傷了。

只能在疼痛中反覆保證會留在她身邊，直到她沉沉睡去。

帝都安巴爾，清晨。

皇城寢宮中，貝雷絲緩緩張開了眼睛。

聽見艾黛爾賈特的呼吸聲，觸碰到她的身體，嗅聞到她的氣味，貝雷絲深深感到滿足。她悄然翻身下床，撿起睡衣隨意披上，遠遠望著夜色未褪的露台。

「進出禁制」仍在運轉中，露台上有一隻蝴蝶飛不進寢室，徘徊在魔力牆邊。

貝雷絲無聲走近魔力牆，偷偷摸了一下，咒術無法作用在她身上，卻會沾附在她手上。

艾黛爾賈特的魔力在形成咒術結構後，外觀是果凍，觸感卻軟綿綿的，帶有一點彈性，任意搓扁揉圓後，會慢慢恢復原狀。

貝雷絲站在那面牆前把玩她的魔力，不知不覺玩得入迷。

「……老師，妳在做什麼呢？」

固化的魔力跟施術者之間是有聯繫的，艾黛爾賈特就這樣被她玩醒了。

艾黛爾賈特坐在床上，揉了揉眼睛。

「為什麼，妳一大清早的……在玩我的魔力，還玩個不停？」

一個人未經允許地碰觸另一人的魔力，不但沒被炸飛，還可以任意把玩魔力，本是不合邏輯的，當今任何理學知識都無法解釋。

但貝雷絲是獨一無二的存在，艾黛爾賈特能被她騷擾到醒來，也是世上絕無僅有的體驗。

「因為妳的魔力很有趣。」

「嗯……那妳繼續吧。」

預料中的答案，艾黛爾賈特應了一聲，睏倦倒下。

不久，她感覺到貝雷絲爬上了床。

「不玩了嗎？不是說……我的魔力很有趣？」

「我更喜歡陪你睡覺。」

貝雷絲側躺在艾黛爾賈特身旁，輕輕撫摸她的手。

兩人互相描繪對方的手形，聊起情人間的瑣碎話題。

「貝雷絲，妳喜歡的是睡不了覺的『睡覺』，還是真的『睡覺』？」

「都喜歡。」

「嗯，妳很誠實，那兩種都是妳的了。」

「本來就是我的。」

「我是說睡覺……」

「我是說妳。」

「嗯？我身上有寫妳的名字嗎？」

「有。」

「哪裡？我怎麼沒看到？」

「要我指給妳看，還是再寫一遍？」

「聽起來，兩種都很耗體力……」

「還想睡嗎？那我陪妳再躺一下吧。」

「呵呵，好啊……我准了。」

最後，她們決定趁時間還早，一起墮落地睡個回籠覺。

意識沉入旖旎前，兩人微笑互擁，雙手緩緩相扣。